



文選正文

山子點

八

南
三

服部文庫
イ 17
2066
9



史選正文卷之八

七類

七發八首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聞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就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不得眠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深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厲腥醲肥厚衣裳則雜

文選正文卷之八
選曼煖燂燂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沉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大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讌縱恣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莊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闕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沉之樂浩盪之心適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鍼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鵬黃鴉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鶻晨號乎其下鷓鴣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擊斫斫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

疆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物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蟠之臠，勺藥之醬，溥者之炙，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參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疆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駢虛，稱麥服處，蹠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干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疆

起而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稔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紘紘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涵章白鷺，孔雀鸚鵡，鸚鵡鸚鵡，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滌滌蓼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間，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糈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嫫傅予之徒，雜裾垂髻，目窳

心與榆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熨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潭掩青蘋遊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懼鷲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兔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技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

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漠兕虎竝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穫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包膾炙以御賓客涌觸竝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遊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

汜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出然也况兮忽兮聊
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傲兮儻兮浩瀆瀆兮慌曠曠兮
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浹流攬無
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
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急莫離
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於是灑灑曾中灑練五藏澹激
手足頽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典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
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聲披輦而觀望之
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醱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
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
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海山出內雲日

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
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
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
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顛
叩叩楛楛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杳雜似軍行旬隱旬磕
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拂鬱闇漠感突上擊
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
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芟軫谷分迴翔青
箴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篳扶桑
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
庵庵聲如雷鼓發怒崖杳清升踰趾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

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
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波池
決勝乃罷滌汨潺湲披揚流麗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
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洞
聞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
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
翟便蜎詹何之倫伎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
覽觀孟子籌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
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辨士之言
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七啓

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辨崔駰作七依辭各
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遊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
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
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
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泱之野遂屈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
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
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嘒嘒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
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畱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
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

滅動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
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
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
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芒元
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身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
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
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
僕將爲吾子說遊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
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
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神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臘肌蟬翼之
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
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雁江東之潛
鼉雙漢南之鳴鶉糝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
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未
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
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神可以娛
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子甘藜藿
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麗
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儔隨波截鴻水不
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

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輝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
之鳥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解若霜緄珮網繆或彫或錯薰
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燿南威爲之解顏西施
爲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子
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遊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吾子駕雲
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綬抗招搖之華旌捷
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超遺風於
是磳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罾下無漏跡上無
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曜野戈
受皓昕曳文狐掩狡兎捎鷓鴣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

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
罽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
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齊哮闕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
突猛氣不懼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裂羆肩形不
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
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賦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網罷獠
迴邁駿騾齊驤揚鑿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
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余樂
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肝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
觀彤軒紫柱文棖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

紘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陞凌虛頽眺流星仰觀八
隅升龍攀而不逮眈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輪
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
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
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
繳弋飛落翳雲之翎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
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觀遊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
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
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宴婉絕兮
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
巖穴木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
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絕陽阿之妙曲爾乃
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篋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
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
翠羽之雙翹揮流芳耀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
入雲躡捷若飛蹈虛遠蹠凌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壽滅
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
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溲白日西頽散樂變飾微
步中閨玄眉弛兮鈿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媚服兮揚幽
若紅顏宜笑盼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卽閑房
華燭爛幄幙張動朱唇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

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懼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嶽無巢居之民是以後又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韞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

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今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
初服從子而歸

七命八首

張協

冲漠公子含華隱躍嘉遯龍盤翫世高蹈游心於浩然玩志
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猗華
大夫聞而造焉乃勅雲輅駢飛黃越奔沙輒流霜凌扶搖之
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墀軌出蒼根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
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冲漠之所居其
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啣嶧張其
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衝飈發而迴日飛礫
起而麗天於是登絕巘溯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

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肯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
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
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
游汀滄短羽之棲翳蒼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
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彈九州之腴鑽
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
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榦據蒼岑而孤生
旣乃瓊巘嶒嶸金岸岬崿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
巢下無跣實之蹊搖朋峻挺若邈若曉晞三春之溢露遡九
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旣繁而後綠草木素

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
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
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啟中黃之少宮發葳
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
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
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蕤英
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笑發爲之擘標孀老爲之嗚咽王子
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
我而聽之乎公子曰子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蔥應門八襲
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圍以萬雉之墉爾乃曉榭迎風秀

出中大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望玉繩而
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頽素炳煥粉拱嗟哦陰虬負擔陽馬承
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合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文綺
對楹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若
乃日厭常玩體倦帷幄携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
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萃實代
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葩俯采朝蘭迴惠風於蘅薄春椒塗於
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泚潛鯁駭驚翰起沈絲結飛增理挂
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
乘波吹孤竹拊雲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
日乘鳧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雲芝樂以忘戚遊以卒時

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予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鸞駉唐公之鷓鸕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布飛羅張脩毘陵黃岑挂青巒畫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旣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數校舉麾旌獲鼓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騫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玃斑題之從鼓鬣風生怒目電縱口齧霜刃足撥飛鋒甌林蹶石扣跋

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伎威封豨偵馮豕拉虺控獬馬句八摧鋸牙捍瀾漫狼藉傾榛倒壑頹齒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爲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醴萬燧星繁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田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鏃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推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鏐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

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
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一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
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
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
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眸闕黑照
玄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象尺方堙不
能觀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蚺蝮騰
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感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
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
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跡陽鳥為

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儻乘子豈從我而御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
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
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鳧露鷓霜鷄黃雀園按星亂方丈
華錯封熊之蹠翰音之趾鷲毘猩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萊
黃之鮪丹穴之鸚玄豹之胎輝以秋橙點以春梅接以商王
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頰尾丹鯁紫翼青
鬚爾乃命支離飛霜鏑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
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闕亦有寒羞商山之
果漢皇之棗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

所

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
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涵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
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煒曄也子豈能疆起而御之
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
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
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
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阜道
煥炳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
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寧丹冥投烽青微釋警却馬
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

醉魚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邕
巍巍蕩蕩玄離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
乃華裔之夷流荒之猶語不傳於軒軒地不被乎正朔莫不
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蛟感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
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駉於黃帝之園有龍游淵盈於
孔甲之沼萬物烟燼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破
禡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
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
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
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葑家之屋田
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

應子。三。聞皇風載時。聖道淳舉。實爲秋擗。藻爲春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詔類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駢池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賢良詔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類

冊魏公九錫文

潘勗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綏旒然。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帶城邑。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

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黜其難，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不顯謀。鄴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返。張揚沮斃，畦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

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一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所逞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鯨甲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勞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授繼絕世。舊德

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竝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柙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之是賴。今君稱不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惡焉。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

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右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一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典。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

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
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
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闕于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
鉄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
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于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
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
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
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令類

宣德皇后令

任昉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倅造

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公實
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一儀
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
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
龍而成輒削蒙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
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
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
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
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旣而
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旣鱗下車亦瓦
裂致天之屈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

休氣四塞五老遊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
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愆焉輜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
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教類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傅亮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
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
際宵然難究淵流浩濇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
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寔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
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
棟宇修飾丹青蘋繁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
烈士者施行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傅亮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
仁基德啓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
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
永懷夫愛入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
沉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
可施行

文類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筮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祇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直言良以食惟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苜蓿耕穫不愆清畊冷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浴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

愚民鳥鹵可狎恐時無史白典廢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卹刑度書茂典自氓俗澆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冤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緇追刑厝徒以百鍬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卽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貨遷通其有無旣龜貝積寢緡繼專用世代茲多銷漏參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賞惟瘼卹隱無捨於歎上帝溥臨賜朕休實命卽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銘範克都內之金紹

圓府之職但亦久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
悉心以對

又問治曆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分命顯
於唐宮文條炳於鄒說及喁夷廢職昧谷虧方漢秉素祇之
徵魏稱黃星之驗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
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違欽若之義復還
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士融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思
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故恤貧緩
賦省徭慎獄幸四境無虞二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與兩穗

之譎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
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
修人紀成事然後咨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
下民不忒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
茲以降游惰寔繁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
談彌積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
績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
於帖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言天下之有惡吏
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

朕前奏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豈新樞之道未弘爲網羅之日尚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用圖惟舊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竝烈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弃本徇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旣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遠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任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籍時來乘此歷運當辰永念猶懷慚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雕斲列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藁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二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

長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
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宴罷聽覽之
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
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慙往賢業優前
事且夫播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輜駟青
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于袪不作弘
獎之路斯旣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輳闕下多非政要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
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
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
長之道別有末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表類

薦禰衡表

孔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
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獻聖纂承基緒遭遇厄
運勞謙日仄維嶽降神異人竝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
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奠目所
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
罕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

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全浦解
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詡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
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
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雖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
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
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騶馱絕足奔放良
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
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
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
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
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
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日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
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
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
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
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
甲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
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
賊興復之効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
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
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
知所云

求自試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親
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
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
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
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爽

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

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釣射之術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鼓，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一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違末者，伏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

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賊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囹圜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

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

文選正文卷之八
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
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于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
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
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未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
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
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
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
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後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
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成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
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
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
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臣百僚番
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
弔之情展誠可謂怨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
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
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
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

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理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

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長。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廻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

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讓開府表

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

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今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又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泣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
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
見息外無基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孳孳獨立形
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
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
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
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
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邴縣逼迫催臣上道州

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
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
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
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
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
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
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
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
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
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
慈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

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謝平原內史表

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賫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祇竦。不知所裁。臣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嶽。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罔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

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按。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最爾之生。尚不足云。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累。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踴天。踳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

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絳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
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
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
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
以聞

勸進表

劉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
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
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
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

碑

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之饗故
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
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
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
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上年過於周氏自元康
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
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
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豕宰攝其綱百
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
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

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
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
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
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
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
匹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
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是以齊有
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
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
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
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

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驚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遺夾羿
宗姪之離大戎茂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奮有舊吳柔服以
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旣敷
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
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
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
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
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
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
聖德天地之際旣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
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

文選正統卷之八
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土尊
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
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
顧之懷下以釋溥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萸育豐
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瑍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
以始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
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
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
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圍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
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

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
自曾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
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選外不得陪列闕庭
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固極謹上臣瑍謹遣兼左長史右
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問訓臣匹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内侯臣
郭穆奉表臣瑍臣匹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張俊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
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
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

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
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倖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
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
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
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西戎有卽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
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
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
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鳴鳴恤功愛子及室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
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

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
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
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狗漢之臣退
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二葉園陵殘於薪禾臣竊悼之伏
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一君並宜應書
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
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
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一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
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塗壟永以爲常

讓中書監表

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

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
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
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闈出領六軍十
餘年間位超先逢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譏既集上塵
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逢陛下踐祚
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
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
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
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一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
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
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
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敝其故何耶直
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
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
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以
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
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
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

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出。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昔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侮。是以慳慳。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桓溫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

圮

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旣懸。思宜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荆沱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

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
流遜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
仰流九服知化矣

解尚書表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
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
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
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寔
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
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
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

繫維于時皇興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僊
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
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
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維河流造
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
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
隳頽鐘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塵里蕭條雞犬罕音感
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
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

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
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
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傅亮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
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
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
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
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
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
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

盛

弭外虞既殷內難亦存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
國重竇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
規密謨潛慮帷幙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
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
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
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士宇俾忠貞之烈不泯
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
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啟上合請付外
詳議

爲齊明皇帝作相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昉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
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
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
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實不忍
自固於綬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
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
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譏
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
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國悼心失圖泣血

待旦寧容復徽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
州儀刑之列獄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
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嶽存沒
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當自
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
全邦隕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畱降鑒卽垂順許鉅平之
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
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
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任昉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

此言自意一
此以世名又
此言自意一
此言自意一

國侯食邑千戶奉命辰驚心顏無措臣雲臣素門凡流輪翮
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
為文而二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蕙改典謗楮衣為
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
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
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
女而門多好事故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芟燔枯此焉自足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釁等離心
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
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政

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
紫豈待明經臣雲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
難漢魏以降逢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
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在魏則
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
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筭之談華駘深不
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
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
世侯者功緒參差或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
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
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五

此言自意一

此言自意一

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
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
富貴易農而仕乃祖刻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
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
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爽
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
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
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
乞特延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
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任昉

臣王暕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
陛下道隱旒纒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
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
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義廟堂
借聽輿阜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
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
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實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
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

望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
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備書
成學至乃集螢映雪補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
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
書無落簡之謬矚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儒訪對不休質疑
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入廢而才實世資
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爲褚諮議綦讓代兄襲封表

任昉

臣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勣所請以臣襲封南
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十字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
深鑿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

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劬
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
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若使賁高延
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
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不任丹慊之至謹詣
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任昉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
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
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
師之義擬跡於西河尊生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啟必

窮鑄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
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
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
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
云亡忽移歲序鷓鴣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
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
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
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
之外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卽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
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
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寬客之禁
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敝帷毀蓋未辱
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
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旣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
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文選正文卷之八

